

RED GLORY

血色荣光

[英] 马丁·爱德华兹 罗伯特·塞勒斯 著 苏东 译

官方唯一授权

曼联终身名誉主席马丁·爱德华兹自传著作



RED GLORY

血色荣光

【英】马丁·爱德华兹 罗伯特·塞勒斯◎著 苏东◎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色荣光 / (英) 马丁·爱德华兹 (Martin Edwards), (英) 罗伯特·塞勒斯 (Robert Sellers) 著; 苏东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书名原文: RED GLORY: Manchester United and Me
ISBN 978-7-5594-2287-3

I. ①血… II. ①马… ②罗… ③苏… III. ①马丁·爱德华兹—自传 IV. ①K835.615.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6781 号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17 by Michael O'Mara Books Limited

9 Lion Yard, Tremadoc Road, London SW4 7NQ

Copyright © Martin Edwards and Robert Sellers 2017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Email: copyright@rightol.co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8-260

书 名	血色荣光
作 者	(英) 马丁·爱德华兹 (Martin Edwards) (英) 罗伯特·塞勒斯 (Robert Sellers)
译 者	苏 东
出版 统 筹	万丽丽
选题 策 划	天麦开卷
责任 编 辑	姚 丽
特 约 编 辑	胡宏烨
责任 监 制	李 响
封面 设 计	格·创研社
发 行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北京有容书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10-56421373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环球东方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4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2287-3
定 价	6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彼得·舒梅切尔

我很多年前就挂靴回到丹麦，但每当我回到柴郡的阿尔德利角，就会到一个名为泡泡屋酒吧（Bubble Room）的地方用早餐，并浏览当天的报纸。我喜欢独自坐在靠窗的那把扶手椅上，在我为曼联效力时曾住过的村子中缅怀昔日的辉煌。

在我零星造访泡泡屋酒吧时，每次总会看到马丁·爱德华兹大约在那天同一时间进入街对面的咖啡店，无一例外。

他去喝杯咖啡，每次都和同一群人坐在一起。在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时，他们坐在外面，这样，我可以从我的座位处看到他们，不听就知道，他们在谈论足球，通常如此，我知道他们谈的是曼彻斯特联队。

这是非常富于激情的谈话：我可以从他们的肢体语言中看到，所以我也能了解俱乐部对他们有多么重要。

对于马丁·爱德华兹而言，曼彻斯特联队一直是他的生命之魂。

我七岁时就梦想为曼联踢球。

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明白自己的好梦是如何成真的——我并未生活在英国，更不用说曼彻斯特。丹麦电视转播足球比赛可谓是寥寥无几——不是数周，而是数月没有一场现场直播，如果赶上转播红魔队的比赛，就像是赢得英国国家彩票（National Lottery）一样。我的父母都很忙，不得不艰辛工作以养活四个孩子，

所以很少有时间踢足球。

但即便如此，我仍夜复一夜，在哥本哈根郊区，梦想着在温布利球场比赛，赢得足总杯决赛，成为曼彻斯特联队的英雄。

我的好梦成真要得益于曼联主席马丁·爱德华兹和主教练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

没有马丁·爱德华兹，我永远也不可能踏进老特拉福德球场（曼联主场），亦不能成就我的职业生涯。

足球是一种翻脸无情，有时又充满欺诈的交易，金钱就是法则和话语权。尊严和诚实如今极为罕见。但说到马丁，我想到了这两个词：尊严和诚实。

我认为他并不是扑克玩家，当我和他打交道时，我从未这样想过。他竟会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也会说出真相。

在球队奖金谈判时，他从不会为了给俱乐部节省金钱而说谎，他会从俱乐部的角度摊开事实，开诚布公，你永远不会在离开时感觉到被愚弄或被欺骗。失落吗？是的，但永远不会失望。

我们的1998—1999赛季欧洲冠军联赛奖金谈判，可作为马丁以坦率的方法来管理俱乐部的良好例证。那一年，我们必须通过附加赛，进入欧洲冠军联赛的小组赛阶段，由于我们克服困难，成功实现了目标，所以我们在赛事结束后获得的总奖金应远远高于赢得决赛的奖金！对俱乐部来说，进入小组赛阶段会比实际参加决赛的进项更多，而主席认为球员们也能得到其应得的份额是公平之举。

马丁坐在其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办公室内，俯瞰着球场，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本记事本和一个大型计算器。在这种场合，换作是其他人，他们总是会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曲解事实真相，有的甚至公然说谎，但如果你去找他讨个说法，他会倾听你、尊重你，然后用计算器算出一连串公平的数字。

如果他或俱乐部明显犯错，即使有悖于其初衷，他也会尊重事实、秉公办事。

尊严，诚实，更重要的是，正直。

回想起1991年，曼彻斯特联队希望我成为他们的新守门员。我应邀来到曼彻斯特，满怀希望地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原指望我的经纪人直接商谈合同、达成协议并签约，但曼联主席却另有想法。

马丁带我参观曼联博物馆，目的是确定我绝对了解俱乐部历史的基本情况及其关键人物——博比·查尔顿、丹尼斯·劳、乔治·贝斯特和他最中意的邓肯·爱德华兹。

他以曼联的方式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以确保我明白签约俱乐部不仅仅关于足球，其内涵远远高于足球。他告诉我，曼联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一名球员，对所有人均需承担巨大的责任。

当他带我参观博物馆时，他不断地打量着我，权衡和我签约的利弊，对我进行评估和判断，并对我成为未来曼联球员的适当性做出决定。他并不会轻率地决定签下新球员——那些最终决定曼联能否成功的球员。他总是权衡其钟爱的俱乐部的最佳利益。

我顷刻之间就对他钦佩有加，并感觉到与他意气相投，他对俱乐部的激情引起了我的共鸣。

马丁从未让我失望过。多年来，许多人不喜欢他，甚至讨厌他。他们老是盯着他，认为他是一只肥猫，从俱乐部里赚大钱。

但我能看到他在幕后工作的艰辛，我了解他，并经常与他促膝谈心。我亲眼见证他对曼彻斯特联队的热情，我理解他明白自己必须为俱乐部把握方向，以便在英格兰足球最终做出其急需的变革，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之际，使俱乐部更富有竞争力。

他知道自己希望俱乐部去向何方，但他觉得没有足够的资金将曼联提升一个档次。因此，他在股票上市之前，确保其俱乐部处于最佳状态。凭借此举，他使俱乐部在所有竞争者中遥遥领先，并直接形成了曼联在英超联赛中的霸主地位。

他未雨绸缪应对俱乐部的未来，而事实证明这是何等壮观的未来。随着英超联赛的推出，新时代的曙光已经喷薄欲出，他希望曼联首开先河，志在必得。

马丁总是着眼于未来，并以此为出发点，为俱乐部引进了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正如历史所证明，这是曼联有史以来最大的福音。

弗格森举步维艰：最初的三年半毫无建树，执教工作极不顺利。尽管乏善可陈，但马丁对主教练的选择毫不怀疑。即使是在1990年足总杯决赛对阵水晶宫队，媒体沸沸扬扬地宣称，如果再不能获胜，则是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的终结时，他仍然明白自己并未选错人。

马丁反复强调说，弗格森的工作毋庸置疑，这一说法当时只是得到极少数董事会成员的支持，但我相信他。

他想要的是一位能打造一支未来球队，能培养出嫡系球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再现马特·巴斯比爵士及其助手吉米·墨菲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能够在曼联史册中书写新的灿烂篇章的主教练。

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就是这样一位主教练。他理解俱乐部的幕后工作，他喜欢自己的所见所闻。

弗格森致力于培养新生代球员，这群年轻气盛、渴望成功的小伙子愿意为他和俱乐部赴汤蹈火。这位主席就在边线旁边，观看着这一切，并保护着他自认为是最适合这份工作的主教练，但是，球迷、媒体和公众都希望他下课。

马丁对俱乐部的雄心其实很简单。他真正想要的是将曼彻斯特联队打造成为世界最佳俱乐部。值得庆幸的是，在他仍然担任俱乐部主席之际，曼彻斯特联队终于成了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好的俱乐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丁的精心管理以及他的精心设计、步步为营，造就了曼联的辉煌成就。

我感到欣慰的是，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我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我为帮助他实现目标尽到了绵薄之力。

有时，我会去那家咖啡馆和大家聚一聚，聊聊天，而正是在某次这样的

场合中，马丁询问我是否愿意给他的书作序。鉴于其多年来为曼联效力遇到过许多天才和大腕，他要求我作序，我觉得无比骄傲，想起他为我所倾注的一切，我也非常愿意接受他托付的重任。我谨希望我的言辞能够公正地评价这位为我们挚爱的曼彻斯特联队做出诸多建树的人士。

前言

在 2003 年我辞去曼联俱乐部主席一职后不久，有人邀请我撰写经营世界上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的经历。我对此等提议踌躇良久。我认为时间不恰当，这些事件和情绪对我来说仍然芒刺过多，我需要对这些事情产生一些距离感，从多视角来审视它们。

2015 年，我步入古稀之年，这是我开始回顾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掂量人生成就的至臻年岁，也是我撰写本书的初衷。

本书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因为其涉及我生活中的一个方面，不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作为从小到大的粉丝，也作为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我与曼联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曼彻斯特联队堪称家族企业，因为我父亲和我执掌俱乐部毕竟也有短暂的四十年。

我为自己在曼联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凭借我父亲为我奠定的守成基础，带领一支多年未曾赢得过联赛冠军或欧战锦标的俱乐部，进入其历史鼎盛时期。这是一次波澜起伏、颇具争议的行程，有时我会感到伤痕累累、备受打击。但那些伤痕是值得的，因为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我所做出的每一项决定、每一种选择，都是为了我所珍视和敬重的机构的福祉——曼彻斯特联队。这是我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故事。

第一章 香槟·路易斯

1958年慕尼黑空难事件时，我十二岁，我的父亲路易斯险些丧命于那场致命的灾难之旅。那时，我正在寄宿学校上学。女舍监了解我父亲是马特·巴斯比的朋友并且与曼联有关，于是她就来到宿舍告诉我，载着参赛球队返航的飞机撞毁了，有很多人遇难，巴斯比也受了重伤。我至今也难以忘怀那一时刻。

父亲原本预定了座位，准备和球队同机出发，但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可能就是这一决定救了他的命。父亲完全有理由对乔治·威塔克心存感激，不过当时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巴斯比希望我父亲加入曼联董事会，在1958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也就是球队预计到伦敦与阿森纳对阵的前几天，我父亲被推荐参加选举。威塔克是当地的一名商人，也是唯一反对这一提议的董事会成员。会议结束时，也希望我父亲加入董事会的俱乐部主席哈罗德·哈德曼表明立场：“除非全体一致通过，我才推举路易斯加入。”接着，哈德曼直接对威塔克说：“我将在下一次董事会上再次推荐路易斯参加选举，但同时我也希望你再考虑考虑这件事情。”

几天后，也就是在阿森纳客场比赛的前夜，人们发现威塔克死于伦敦一家酒店，在睡梦中辞世。两队球员都戴着黑臂纱并在开球前默哀一分钟，以示敬意。这场比赛打得难解难分，曼联最终以五比四击败枪手们（阿森纳队）。可当时没有人能知道，这支由巴斯比宝贝们组成的如日中天的曼联队，将最后

一次为英国足球场增光添彩。

接下来，他们面临着令人畏惧的欧洲杯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对战贝尔格莱德红星队。由于董事会上的那张反对票，以及几项紧急公务需要处理，父亲决定留在家里。也就是说，如果威塔克同意父亲加入董事会，几乎可以肯定，父亲会在那场惨烈的慕尼黑空难中罹难。

灾难那天发生的事情现在已众所周知。球队乘坐飞机从贝尔格莱德飞回英国的途中，飞机在慕尼黑停留加油。当时天气恶劣，开始大雪纷飞，飞机前两次试图起飞均告失败。第三次尝试起飞时，飞机冲出跑道，撞到一栋房子，燃起大火。二十三名乘客，包括八名球员和三名俱乐部职员遇难。这仍然是曼联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当大家还沉浸在这场悲剧中时，哈罗德·哈德曼召开俱乐部董事紧急会议，并推举我父亲加入董事会。鉴于乔治·威塔克离世，没有了反对的声音，此次投票一致通过。因此，在1958年2月7日，慕尼黑空难的第二天，父亲正式成为董事会成员。



在我眼里，马特·巴斯比就是“马特叔叔”。我以前常常见到他，因为每周六晚上，他和妻子珍会同我父母一起出去在佩斯贝瑞的桥餐厅聚餐，在这之前马特和珍会先到我家喝一杯。

我永远都记得慕尼黑空难前的那个圣诞节。在我们阿尔德利角的家中，父亲举办了一场鸡尾酒会，马特来到我妹妹凯瑟琳和我的身边，给了我们每人半克朗。这是多么珍贵的圣诞礼物啊！我想我是不会把它花掉的。我觉得自己好像拥有了王冠上的宝石。

我父亲和马特是莫逆之交。约在1950年，他们通过一位共同的熟人汤米·阿普尔比首次相识，汤米·阿普尔比曾在曼彻斯特经营歌剧院。当时，歌剧院上

演了一系列顶级作品，主演是霍华德·基尔和莫里斯·切瓦力亚等人。我记得有一次，费雯·丽和劳伦斯·奥利弗在此表演《莎士比亚》。我的父母总是受邀观看这些演出，并通过汤米·阿普尔比接触到许多当时的名人。马特和珍是那里的常客，歌剧院也是我父亲和马特首次彼此认识的地方。我听说，有时如果马特对演出厌烦，便会和父亲中途退场，到附近的酒吧谈论生意和足球。

我认为，在他们友谊的青萍之末，马特便认为我父亲可能会成为曼联董事会议室中的重要盟友，并能支持他在俱乐部施展其雄心壮志。在过去几年里，马特一直在寻求董事会层级的、具备新思维的新生力量，我父亲很有商业头脑，看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极具完美的主动性和领导能力。

我父亲生来就是辛苦劳作的命。他于1914年6月15日生于大曼彻斯特郡索尔福德市，距老特拉福德球场不远。他从小喜欢踢足球，并在校队担任右后卫。十四岁离开学校后，进入家族企业——路易斯·C.爱德华兹父子公司(Louis C. Edwards & Sons)，即我祖父拥有的肉类公司，其商号就是我祖父的名字——路易斯·查尔斯·爱德华兹，而我的父亲又以我祖父的名字命名——人称小路易斯·查尔斯·爱德华兹。我父亲的工作时间很长，他从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的消遣之一就是观看曼联球赛。正是在观看了曼联球赛后，他才生发了对俱乐部的热情，并且从未停止过。

我父亲的成长过程想必是桀骜不驯的，证明就是他不到十四岁就会开车，其实这个年龄是不允许开车的。1939年战争爆发时，父亲应征加入第十四/第二十国王骠骑兵团^①，该兵团随后借调到蒙哥马利麾下的第八集团军。他像一只埃及跳鼠一样，在一个坦克团度过其大部分战争时光。然后，在1944年我祖父去世时，由于肉类公司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我父亲奉召回家接管公司。那年夏天，他回到曼彻斯特，几乎快不成人样了，由于在沙漠中忍饥挨饿，他的身

① 第十四/第二十国王骠骑兵团：即坦克装甲部队。

体变得皮包骨一般。在其后来的生活中，尤其是当他发财之后，我父亲对饮食特别讲究，过上了丰衣足食的优质生活，赢得了“香槟·路易斯”的绰号。从此，他下定决心，再也不过忍饥挨饿的日子了。也许这就是促使他成功的动因之一。

回归平民生活后，我父亲重温战争爆发前几年的鸳梦。他钟情的女孩名叫穆丽尔，是他妹妹最好的朋友，他们后来开始约会，并双双坠入爱河。现在他回家了，他们迫不及待地在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日后一天喜结良缘。对于他们来说，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聚头。我父亲天性快活、极具幽默感，而我母亲文静且不苟言笑。尽管如此，他们相敬如宾、相得益彰。穆丽尔家最初是从东北部搬到曼彻斯特的，她的父亲曾是东北部的一名工程师。离开学校后，她做过一段时间的模特，大部分是在百货公司表演。与其他芸芸众生一样，战争对这代人的苛求甚多，她只得改行开救护车，为战争尽力。

我出生于1945年7月24日，我的某些最朦胧的早期记忆就是我父母在星期六下午去老特拉福德球场观看比赛。我一直都知道他们观看比赛的时间，因为他们回来会给我带一份比赛场刊，并热情洋溢地谈论他们的见闻。1952年，我首次到老特拉福德球场观看比赛，我终生都不会忘记，那是与狼队^①对阵，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留着那份比赛场刊。

我即将满八岁时，被送到柴郡的一所男孩寄宿学校——特拉诺瓦（Terra Nova）上学，令我失望的是，这里的两项主要运动是板球和橄榄球，而不是足球。

但是，我有模有样地喜欢上了橄榄球和板球。我是预科班中最小的球员，甚至参加了板球首发阵容比赛。十岁时，我被选入球队参加了一场比赛，与那些十三岁的男孩们一起打球。后来，我带领球队走向正规化，并且成为率先开球的球员。

小学时代，我崇拜的偶像是丹尼斯·康普顿，全英格兰最潇洒的击球手之一。当时板球界的另一位大腕是雷恩·赫顿，但我认为两者中康普顿更招人

① 狼队：伍尔弗汉普顿流浪足球俱乐部。

喜爱。他是正宗的“头油男孩^①”，有着电影明星般英俊的面容。当他不再为米德尔塞克斯板球队和英格兰板球队得分效力时，康普顿就为阿森纳足球俱乐部打边锋，还入选了英格兰足球队。他的确是一名杰出的全能运动员。

在1989年马特·巴斯比爵士八十岁生日庆典时，我们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为他举行特别宴会，其中一位嘉宾刚好就是丹尼斯·康普顿。我与他素昧平生，但在晚会即将结束时，俱乐部商业经理丹尼·麦格雷戈过来询问我在回家时是否介意把丹尼斯送回酒店。要说我欣喜若狂，倒还算是轻描淡写。

我们上车后，丹尼斯打开话匣子说：“哦，亲爱的小伙子，我今晚来参加宴会，可从未敢奢望曼联的主席送我回家。”“康普顿先生，”我说道，“能够与您共度几分钟的时光，您绝不可能想象到我是多么激动，因为您是我当小学生时崇敬的英雄之一。”

“别拿老头子开心了，”他说，“说到我那个年代，你可是太小了。”

“不，我记得您为英格兰开球。我还记得您最后一场阿森纳比赛是1950年的足总杯决赛。”

康普顿边回忆边笑着说：“不错，你说得还差不多。”

“我当时以为那是您最后一场比赛。”

“不，不，我们夺冠了，并且作为这次夺冠的延伸，每个赛季开始时，足总杯冠军要与联赛冠军踢上一场。因为我参加了足总杯决赛，所以他们邀请我回来客串参加比赛。”

“康普顿先生，您赢了吗？”我问道。

“我们赢了，四比二。”

“您进球了吗？”我又问。

“我踢进两球。”他目光炯炯地说道。

^① 头油男孩：爱尔兰二战浪漫爱情战争片。



在学校时，我也打过十五人的橄榄球赛，我很喜欢在那里度过的时光。特拉诺瓦是 20 世纪 50 年代典型的寄宿学校，与《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中的描述几乎是同出一辙：宿舍内非常寒冷，没有集中供暖，清晨游泳，定期搏打。因为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差别，我们同学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都没有抱怨。

我父亲加入曼联董事会后，我可以定期到老特拉福德球场观看比赛，坐在董事包厢内，不经意之间成为一名狂热的支持者。随后，我父亲也开始带我观看客场比赛，我经常坐上球队大巴去观看比赛。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在 1959 年足总杯第三轮中与诺威治（诺维奇）队对阵的时刻。我记得那场比赛时寒风刺骨，本来就不应该继续比赛了，因为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在冰上踢球。我们零比三输了，而且回来时，大巴的挡风玻璃碎了，我们都几乎被冻死。冰冷刺骨的寒风吹打着球队大巴，经过七个小时的旅程才回到曼彻斯特，你能想象出那是怎样一种情形吗？我还记得坐在那辆冷冰冰的大巴的后座上我们几乎冻僵了，还在为我们的失利感到十分沮丧。

鉴于我在寄宿学校上学，因此从未与“巴斯比宝贝”们谋面。但在慕尼黑空难之后，我情不自禁地牵挂起这支球队来。我记得我父亲参加了所有罹难球员的葬礼。慕尼黑空难对曼联的影响无法估计，失去了八名球员，还有两名球员不得不终生告别绿茵赛场，再加上遇难的秘书和教练，这绝对是毁灭性的事件。马特明白，必须尽快重建曼彻斯特联队，而我父亲则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他们俩在这项非凡的事业中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巨大挑战。历时五年，我们才再次夺冠，赢得 1963 年英格兰足总杯（FA Cup），考虑到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和各种因素，这可谓是辉煌的赛绩。由于我方元气大伤，不得不征召诸如马克·佩尔森、亚历克斯·道森和沙伊·布伦南等众多预备队球员和青年队球员进入首发阵容队。我们还必须收购新球员。我记得阿尔伯特·奎克塞尔以当时创英国纪录的四万五千英镑

的转会费在 1958 年 9 月从谢周三足球俱乐部转会加盟曼联。那天下午我就在老特拉福德球场（曼联主场），当时，他跑步穿过入场通道，在震耳欲聋的热烈欢呼中进入球场，人群中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兴奋感。我对这支慕尼黑空难后浴火重生的球队了如指掌。事实上，当曼联在三十年前成立老友联谊会（Old Boys Association）时，他们就推举我出任会长，并履职至今，我仍然有机会与我成长过程中所熟悉的老球员们见面。

我父亲参与曼联事务对于马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是哈罗德·哈德曼担任曼联主席，但他非常保守，且垂垂老矣，在慕尼黑空难时已届古稀之年，也可以说，他仍然坚持过去的那套足球理念。哈罗德在年轻时曾以职业球员的身份效力于曼彻斯特联队和埃弗顿俱乐部队，并两次代表太妃糖（埃弗顿俱乐部）参加足总杯决赛，同时还两次入选奥运会英国足球队。平心而论，他的曼联主席生涯非常成功，并与巴斯比联手夺得 1952 年、1956 年和 1957 年甲级联赛冠军。可能是因为他对足球运动的观念过于陈旧，他认为没有必要在转会市场上花大价钱。我认为他一直对 1953 年为汤米·泰勒支付三万英镑的转会费一事耿耿于怀。我敢肯定，马特觉得我父亲在收购球员方面更有气魄。的确，在收购奎克塞尔时，哈德曼曾主张要小心谨慎，说俱乐部负担不起这笔费用。而马特正是求助于我父亲，并得到他的支持和鼓励，也正是我父亲陪他到谢周三足球俱乐部，才最终敲定这笔交易。

另一个例子就是 1962 年 7 月份与丹尼斯·劳签约。劳当时效力于意甲都灵俱乐部队，但他球踢得并不如意。我父亲、马特和哈德曼飞到意大利说服他加盟曼联，而他最终以破当时英国转会费纪录的十一万五千英镑签约，效力于曼联麾下。

在当时，对于一名球员而言，这是一笔巨款，而我父亲在促成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他当时不支持马特，我倒怀疑哈罗德·哈德曼是否会前往意大利敲定这笔转会交易。

丹尼斯转会后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球员之一，我喜欢看他踢球。通常情况下，

如果我们赢得某一联赛，则可能会有一两名球员脱颖而出，罗宾·范佩西就是2012—2013赛季中的明显例子。在此之前，埃里克·坎通纳的进球对于我们在1995—1996赛季中赢得联赛冠军起到了关键作用。自慕尼黑空难后，我们于1965年首次赢得联赛冠军，而丹尼斯·劳则是该赛季最具影响力的球员，他卓尔不凡。丹尼斯既可踢中场，也可打前锋，两个位置均如鱼得水，不过，马特倒更喜欢把他放在前锋位置。但丹尼斯的问题是会受到其职业生涯早期膝伤的困扰，所以我们有时会与他的最佳竞技水平失之交臂。可一旦膝伤痊愈，丹尼斯·劳则是非常优秀的球员。他肯定是我心目中曼联历史上的十佳球员之一。

除了在转会市场上支持马特之外，我父亲还做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一个名叫比尔·伯克的人挖到俱乐部来。在20世纪60年代之初，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改造和翻新成本限制极严，且捉襟见肘。尽管球队在球场上取得了相对成功，但资金并未完全流入俱乐部囊中。

比尔·伯克在沃里克郡板球俱乐部经营一项成功的、高利润的“足球大家乐（Football Pools）”博彩业务。1961年，我父亲好不容易说服比尔到曼联也开设类似的博彩业务。结果证明这是一项真正的创新，并筹集到了大笔资金，在随后的岁月里，它为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急需重建提供了大笔资金。别忘了，在战争期间，该场地遭到轰炸，多年来，曼联球队不得不在曼城队的缅因路球场踢“主场比赛”。他们在1949年重返老特拉福德球场，但那里仍然是满目疮痍，直到1957年才安装泛光灯。然后，我们遭遇了慕尼黑空难，此后，从财务角度来看，球队运营仍然很困难，所以我父亲的业务专长就显得不可或缺。

“大家乐”的想法立竿见影取得成功，帮助筹集到资金，在斯特雷特福德看台后方^①安装了七百套木制座位。

时光流转回到1964年，我父亲又施以援手，支持一项庞大的三十万英镑的

① 斯特雷特福德看台后方：老特拉福德球场西面球门后方的一座看台的官方名称。